

國學基本
叢書簡編

通鑑紀事本末

三

袁
樞
著

國學基本
叢書簡編

通鑑紀事本末三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通鑑紀事本末

卷第十一 下

晉滅吳

魏元帝景元三年冬十月，吳主以濮陽興爲丞相，廷尉丁密、光祿勳孟宗爲左右御史大夫。初，興爲會稽太守，吳主在會稽，興遇之厚。左將軍張布嘗爲會稽王左右督將，故吳主卽位，二人皆貴寵用事。布典宮省，興關軍國，以佞巧更相表裏，吳人失望。

咸熙元年秋七月，吳主寢疾，口不能言，乃手書呼丞相濮陽興入，令子靈出拜之，休把興臂，指靈以託之。癸未，吳主殂，諡曰景帝。羣臣尊朱后爲皇太后，吳人以蜀初亡，交趾攜叛，國內恐懼，欲得長君。左典軍萬彧嘗爲烏程令，與烏程侯皓相善，稱皓才識明斷，長沙桓王之疇也。又加之好學，奉遵法度，屢言之於丞相興。左將軍布與布說朱太后，欲以皓爲嗣。朱后曰：「我寡婦人，安知社稷之慮？苟吳國無隕，宗廟有賴可矣。」於是遂迎立皓，改元興大赦。冬十月丁亥，詔以壽春所獲吳相國參軍事徐紹爲散騎常侍，水曹掾孫彧爲給事黃門侍郎，以使於吳。其家人在此者，悉聽自隨，不必使還，以開廣大信。晉王因致書吳主，諭以禍福。初，吳主之立，發優詔恤士民，開倉廩振貧乏，科出宮女以配無妻者，禽獸養於苑中者皆放之。當時翕然稱爲明主，及旣得志，羸暴驕盈，多忌諱，好酒色，大小失望。濮陽興、張布竊悔之，或譖諸吳主。十一月朔，興布入朝，吳主執之，徙於廣州，道殺之，夷三族。

晉武帝泰始元年春三月。吳主使光祿大夫紀陟。五官中郎將洪璆。與徐紹孫彧偕來報聘。紹行至濡須。有言紹譽中國之美者。吳主怒。追還殺之。冬。吳西陵督步闡表請吳主徙都武昌。吳主從之。使御史大夫丁固。右將軍諸葛靚守建業。

二年春三月。吳主大會羣臣。廬江王蕃沈醉頓伏。吳主疑其詐。舉蕃出外。頃之召還。蕃行止自若。吳主大怒斬之。五官中郎將丁忠說吳主曰。北方無守戰之備。弋陽可襲而取。吳主以問羣臣。鎮西大將軍陸凱曰。北方新并巴蜀。遣使求和。非求援於我也。欲蓄力以俟時耳。敵勢方彊。而欲徼幸求勝。未見其利也。吳主雖不出兵。然遂與晉絕。秋八月。吳主以陸凱爲左丞相。萬彧爲右丞相。吳主惡人視己。羣臣侍見莫敢舉目。陸凱曰。君臣無不相識之道。若猝有不虞。不知所赴。吳主乃聽凱自視。而它人如故。吳主居武昌。揚州之民。泝流供給甚苦之。又奢侈無度。公私窮匱。凱上疏曰。今四邊無事。當務養民豐財。而更窮奢極欲。無災而民命盡。無爲而國財空。臣竊痛之。昔漢室旣衰。三家鼎立。今曹劉失道。皆爲晉有。此目前之明驗也。臣愚但爲陛下惜國家耳。武昌土地危險。堦确。非王者之都。且童謠曰。寧飲建業水。不食武昌魚。寧還建業死。不止武昌居。以此觀之。足明民心與天意矣。今國無一年之蓄。民有離散之怨。國有露根之漸。而官吏務爲苛急。莫之或恤。大帝時。後宮列女。及諸織絡。數不滿百。景帝以來。乃有千數。此耗財之甚者也。又左右之臣。率非其人。羣黨相扶。害忠隱賢。此皆蠹政病民者也。臣願陛下省息百役。罷去苛擾。科出宮女。清選百官。則天悅民附。國家永安矣。吳主雖不悅。以其宿望。特優容之。冬十二月。吳主使黃門徧行州郡。科取將吏家女。其二千石大臣子女。皆歲歲言名。年十五六一簡閱。簡閱不中。乃得出嫁。後宮

以千數而採擇無已。

三年夏六月。吳主作昭明宮。二千石以下。皆自入山督伐木。大開苑囿。起土山樓觀。窮極伎巧。功役之費。以億萬計。陸凱諫不聽。中書丞華覈上疏曰。漢文之世。九州晏然。賈誼獨以爲如抱火厝於積薪之下。而寢其上。今大敵據九州之地。有太半之衆。欲與國家爲相吞之計。非徒漢之淮南濟北而已也。比於賈誼之世。孰爲緩急。今倉庫空匱。編戶失業。而北方積穀養民。專心東向。又交趾淪沒。嶺表動搖。胸背有嫌。首尾多難。乃國朝之厄會也。若舍此急務。盡力功作。卒有風塵不虞之變。當委版築而應烽燧。驅怨民而赴白刃。此乃大敵所因以爲資者也。時吳俗奢侈。覈又上疏曰。今事多而役繁。民貧而俗奢。百工作無用之器。婦人爲綺靡之飾。轉相倣效。恥獨無有。兵民之家。猶復逐俗。內無甌石之儲。而出有綾綺之服。上無尊卑等級之差。下有耗財費力之損。求其富給。庸可得乎。吳主皆不聽。

五年春二月。帝有滅吳之志。壬寅。以尙書左僕射羊祜都督荊州諸軍事。鎮襄陽。征東大將軍衛瓘都督青州諸軍事。鎮臨淄。鎮東大將軍東莞王佃都督徐州諸軍事。鎮下邳。祜綏懷遠近。甚得江漢之心。與吳人開布大信。降者欲去皆聽之。滅戍邏之卒。以墾田八百餘頃。其始至也。軍無百日之糧。及其季年。乃有十年之積。祜在軍常輕裘緩帶。身不被甲。鈴閣之下。侍衛不過十數人。初。汝南何定。嘗爲吳大帝給使。及吳主卽位。自表先帝舊人。求還內侍。吳主以爲樓下都尉。典知醕糴事。遂專爲威福。吳主信任之。委以衆事。左丞相陸凱面責定曰。卿見前後事主不忠。傾亂國政。寧有得以壽終者邪。何以專爲姦邪。塵穢天聽。宜自改厲。不然。方見卿有不測之禍。定大恨之。凱竭心公家。忠懇內發。表疏皆指事不飾。及疾病。吳主

兵出華里。載太后皇后及後宮數千人。從牛渚西上。東觀令華覈等固諫不聽。行遇大雪。道塗陷壞。兵士被甲持仗。百人共引一車。寒凍殆死。皆曰。若遇敵便當倒戈。吳主聞之乃還。帝遣義陽王望統中軍二萬騎三千屯壽春以備之。聞吳師退乃罷。

八年。初。廣漢太守弘農王濬爲羊祜參軍。祜深知之。祜兄子暨。白濬爲人志大奢侈。不可專任。宜有以裁之。祜曰。濬有大才。將以濟其所欲。必可用也。更轉爲車騎從事中郎。濬在益州。明立威信。蠻夷多歸附之。俄遷大司農。時帝與羊祜陰謀伐吳。祜以爲伐吳宜藉上流之勢。密表留王濬復爲益州刺史。使治水軍。尋加龍驤將軍。監益梁諸軍事。詔濬罷屯田兵。大作舟艦。別駕何攀以爲屯田兵不過五六百人。作船不能猝辦。後者未成。前者已腐。宜召諸郡兵合萬餘人。造之歲終可成。濬欲先上須報。攀曰。朝廷猝聞召萬兵。必不聽。不如輒召。設當見却。功夫已成。勢不得止。濬從之。令攀典造船艦器仗。於是作大艦長百二十步。受二千餘人。以木爲城。起樓櫓。開四出門。其上皆得馳馬往來。時作船木柁蔽江而下。吳建平太守吳郡吾彥取流柁以白吳主曰。晉必有攻吳之計。宜增建平兵以塞其衝要。吳主不從。彥乃爲鐵鎖橫斷江路。秋八月。吳主徵昭武將軍西陵督步闡。闡世在西陵。猝被徵。自以失職。且懼有讒。九月。據城來降。冬十月。吳陸抗聞步闡叛。亟遣將軍左奔吾彥等討之。帝遣荊州刺史楊肇迎闡於西陵。車騎將軍羊祜帥步軍出江陵。巴東監軍徐胤帥水軍擊建平以救闡。陸抗敕西陵諸軍築嚴圍。自赤谿至于故市。內以圍闡。外以禦晉兵。晝夜催切。如敵已至。衆甚苦之。諸將諫曰。今宜及三軍之銳。急攻闡。比晉救至。必可拔也。何事於圍。以敵士民之力。抗曰。此城處勢旣固。糧穀又足。且凡備禦之具。皆抗所宿規。今反攻之不

可猝拔北兵至而無備。表裏受難。何以禦之。諸將皆欲攻闡。抗欲服衆心。聽令一攻。果無利。圍備始合。而羊祜兵五萬至江陵。諸將咸以抗不宜上。抗曰。江陵城固兵足。無可憂者。假令敵得江陵。必不能守。所損者小。若晉據西陵。則南山羣夷皆當擾動。其患不可量也。乃自帥衆赴西陵。初。抗以江陵之北。道路平易。敕江陵督張咸作大堰。遏水。漸漬平土。以絕寇叛。羊祜欲因所遏水。以舡運糧。揚聲將破堰。以通步軍。抗聞之。使咸亟破之。諸將皆惑。屢諫不聽。祜至當陽。聞堰敗。乃改船以車運糧。大費功力。十一月。楊肇至西陵。陸抗令公安督孫遵循南岸禦羊祜。水軍督留慮拒徐胤。抗自將大軍。憑圍對肇。將軍朱喬營都督俞贊亡詣肇。抗曰。贊軍中舊吏。知吾虛實。吾常慮夷兵素不簡練。若敵攻圍。必先此處。卽夜易夷兵。皆以精兵守之。明日肇果攻。故夷兵處。抗命擊之。矢石雨下。肇衆傷死者相屬。十二月。肇計屈夜遁。抗欲追之。而慮步闡畜力伺間。兵不足分。於是但鳴鼓戒衆。若將追者。肇衆兇懼。悉解甲挺走。抗使輕兵躡之。肇兵大敗。祜等皆引軍還。抗遂拔西陵。誅闡及同謀將吏數十人。皆夷三族。自餘所請赦者數萬口。東還樂鄉。貌無矜色。謙沖如常。吳主加抗都護。羊祜坐貶平南將軍。楊肇免爲庶人。吳主旣克西陵。自謂得天助。志益張。大使術士尙廣筮取天下。對曰。吉。庚子歲。青蓋當入洛陽。吳主喜。不脩德政。專爲兼并之計。吳主之游華里也。右丞相萬彘與右大司馬丁奉。左將軍留平密謀曰。若至華里。不歸社稷事。重不得不自還。吳主頗聞之。以彘等舊臣。隱忍不發。是歲。吳主因會。以毒酒飲彘。傳酒人私滅之。又飲留平。平覺之。服他藥以解。得不死。彘自殺。平憂。遯月餘亦死。徙彘子弟於廬陵。初。彘請選忠清之士以補近職。吳主以大司農樓玄爲宮下鎮主殿中事。玄正身帥衆。奉灑而行。應對切直。吳主浸不悅。中書令領太子太傅賀邵上疏。

諫曰。自頃年以來。朝列紛錯。真僞相質。忠良排墜。信臣被害。是以正士摧方。而庸臣苟媚。先意承指。各希時趣。人執反理之評。士吐詭道之論。遂使清流變濁。忠臣結舌。陛下處九天之上。隱百里之室。言出風靡。令行景從。親洽寵媚之臣。日開順意之辭。將謂此輩實賢。而天下已平也。臣聞興國之君。樂聞其過。荒亂之主。樂聞其譽。聞其過者。過日消而福臻。聞其譽者。譽日損而禍至。陛下嚴刑濫以禁直辭。黜善士以逆諫。酒杯酒造次。死生不保。仕者以退爲幸。居者以出爲福。誠非所以保光洪緒。熙隆道化也。何定本僕隸小人。身無行能。而陛下愛其佞媚。假以威福。夫小人求入。必進姦利。定間者。妄興事役。發江邊戍兵。以驅麋鹿。老弱飢凍。大小怨歎。傳曰。國之興也。視民如赤子。其亡也。以民爲草芥。今濫禁轉苛。賦調益繁。中官近臣。所在興事。而長吏畏罪。苦民求辦。是以人力不堪。家戶離散。呼嗟之聲。感傷和氣。今國無一年之儲。家無經月之畜。而後宮之中。坐食者。萬有餘人。又北敵注目。伺國盛衰。長江之限。不可久恃。苟我不能守。一葦可杭也。願陛下豐基彊本。割情從道。則成康之治興。聖祖之祚隆矣。吳主深恨之。於是左右共誣樓玄。賀邵相逢。駐共耳語。大笑。謗訕政事。俱被詰責。羊祜歸自江陵。務修德信。以懷吳人。每交兵。刻日方戰。不爲掩襲之計。將帥有欲進譎計者。輒飲以醇酒。使不得言。祜出軍行吳境。刈穀爲糧。皆計所侵。送絹償之。每會衆江沔遊獵。常止晉地。若禽獸先爲吳人所傷。而爲晉兵所得者。皆送還之。於是吳邊人皆悅服。祜與陸抗對境。使命常通。抗遺祜酒。祜飲之不疑。抗疾求藥於祜。祜以成藥與之。抗卽服之。人多諫抗。抗曰。豈有酖人羊叔子哉。抗告其邊戍曰。彼專爲德。我專爲暴。是不戰而自服也。各保分界而已。無求細利。吳主聞二境交和。以詰抗。抗曰。一邑一鄉。不可以無信義。況大國乎。臣不如此。正是彰其德。於祜無傷。

也。吳主用諸將之謀，數侵盜晉邊。陸抗上疏曰：昔有夏多罪，而殷湯用師，紂作淫虐，而周武授鉞，苟無其時，雖復大聖，亦宜養威自保，不可輕動也。今不務力農富國，審官任能，明黜陟，慎刑賞，訓諸司以德，撫百姓以仁，而聽諸將徇名，窮兵黷武，動費萬計，士卒彫瘁，寇不爲衰，而我已大病矣。今爭帝王之資，而昧千百之利，此人臣之姦，使非國家之良策也。昔齊魯三戰，魯人再克，而亡不旋踵，何則？大小之勢異也。況今師所克獲，不補所喪哉？吳主不從。

九年春三月，吳以陸抗爲大司馬、荊州牧。

十年秋七月，吳大司馬陸抗疾病，上疏曰：西陵建平，國之蕃表，旣處上流，受敵二境，若敵汎舟順流，星犇電邁，非可恃援他部以救倒縣也。此乃社稷安危之機，非徒封疆侵陵小害也。臣父遜昔在西垂，上言西陵國之西門，雖云易守，亦復易失。若有不守，非但失一郡，荊州非吳有也。如其有虞，當傾國爭之。臣前乞屯精兵三萬，而主者循常，未肯差赴，自步闡以後，益更損耗。今臣所統千里，外禦疆對，內懷百蠻，而上下見兵財有數萬，贏敵日久，難以待變。臣愚以爲諸王幼沖，無用兵馬，以妨要務。又黃門宦官開立占募，兵民避役，逋逃入占，乞特詔簡閱一切科出，以補疆場受敵常處，使臣所部足滿八萬，省息衆務，并力備禦，庶幾無虞。若其不然，深可憂也。臣死之後，乞以西方爲屬，及卒，吳使其子晏景玄機雲分將其兵。

咸寧二年秋七月，吳人或言於吳主曰：臨平湖自漢末歲塞，長老言此湖塞，天下亂，此湖開，天下平。近無故忽更開通，此天下當太平。青蓋入洛之祥也。吳主以問奉禁都尉歷陽陳訓，對曰：臣止能望氣，不能達湖之開塞，退而告其友曰：青蓋入洛者，將有衝壁之事，非吉祥也。冬十月，以羊祜爲征南大將軍，祜上

疏請伐吳曰。先帝西平巴蜀。南和吳會。庶幾海內得以休息。而吳復背信使邊事更興。夫期運雖天所授。而功業必因人而成。不一大舉掃滅。則兵役無時得息也。蜀平之時。天下皆謂吳當并亡。自是以來。十有三年矣。夫謀之雖多。決之欲獨。凡以險阻得全者。謂其勢均力敵耳。若輕重不齊。彊弱異勢。雖有險阻。不可保也。蜀之爲國。非不險也。皆云一夫荷戟。千人莫當。及進兵之日。曾無藩籬之限。乘勝席卷。徑至成都。漢中諸城。皆鳥栖而不敢出。非無戰心。誠力不足以相抗也。及劉禪請降。諸營堡索然俱散。今江淮之險。不如劍閣。孫皓之暴。過於劉禪。吳人之困。甚於巴蜀。而大晉兵力。盛於往時。不於此際。平壹四海。而更阻兵相守。使天下困於征戍。經歷盛衰。不可長久也。今若引梁益之兵。水陸俱下。荆楚之衆。進臨江陵。平南豫州。直指夏口。徐揚青兗。並會秣陵。以一隅之吳。當天下之衆。勢分形散。所備皆急。巴漢奇兵。出其空虛。一處傾壞。則上下震蕩。雖有智者。不能爲吳謀矣。吳緣江爲國。東西數千里。所敵者大。無有寧息。孫皓恣情任意。與下多忌。將疑於朝。士困於野。無有保世之計。一定之心。平常之日。猶懷去就。兵臨之際。必有應者。終不能齊力致死。已可知也。其俗急速。不能持久。弓弩戟楯。不如中國。唯有水戰。是其所便。一入其境。則長江非復所保。還趣城池。去長入短。非吾敵也。官軍縣進。人有致死之志。吳人內顧。各有離散之心。如此軍不踰時。克可必矣。帝深納之。而朝議方以秦涼爲憂。祜復表曰。吳平則胡自定。但當速濟大功耳。議者多有不同。賈充荀勗馮統。尤以伐吳爲不可。祜難曰。天下不如意事。十常居七八。天與不取。豈非更事者。恨於後時哉。惟度支尚書杜預。中書令張華。與帝意合。贊成其計。

三年夏五月。吳將邵顓夏祥帥衆七千餘人來降。冬十二月。吳夏口督孫慎入江夏汝南。略千餘家而

去。詔遣侍臣詰羊祜不追討之意。并欲移荊州。祜曰：江夏去襄陽八百里。比知賊間。賊已去。經日。步軍安能追之。勞師以免責。非臣志也。昔魏武帝置都督。類皆與州相近。以兵勢好合惡離。故也。疆場之間。一彼一此。慎守而已。若輒徙州。賊出無常。亦未知州之所宜據也。

四年夏六月。羊祜以病求入朝。既至。帝命乘輦入殿。不拜而坐。祜面陳伐吳之計。帝善之。以祜病不宜數入。更遣張華就問籌策。祜曰：孫皓暴虐已甚。於今可不戰而克。若皓不幸而沒。吳人更立令主。雖有百萬之衆。長江未可窺也。將爲後患矣。華深然之。祜曰：成吾志者子也。帝欲使祜臥護諸將。祜曰：取吳不必臣行。但旣平之後。常勞聖慮耳。功名之際。臣不敢居若事。當有所付授。願審擇其人也。冬十月。吳人大佃皖城。欲謀入寇。都督揚州諸軍事王渾。遣揚州刺史應綽攻破之。斬首五千級。焚其積穀百八十餘萬斛。踐稻苗四千餘頃。毀船六百餘艘。十一月。羊祜疾篤。舉杜預自代。辛卯。以預爲鎮南大將軍。都督荊州諸軍事。祜卒。帝哭之甚哀。南州民聞祜卒。爲之罷市。巷哭聲相接。吳守邊將士亦爲之泣。祜好遊峴山。襄陽人建碑立廟於其地。歲時祭祀。望其碑者無不流涕。因謂之墮淚碑。杜預至鎮。簡精銳襲吳。西陵督張政大破之。政。吳之名將也。恥以無備取敗。不以實告吳主。預欲間之。乃表還其所獲。吳主果召政還。遣武昌監留憲代之。

五年。吳主每宴羣臣。咸令沈醉。又置黃門郎十人。爲司過。宴罷之後。各奏吳闕失。迂視謬言。罔有不舉。大者卽加刑戮。小者記錄爲罪。或剝人面。或鑿人眼。由是上下離心。莫爲盡力。益州刺史王濬上疏曰：孫皓荒淫凶逆。宜速征伐。若一旦皓死。更立賢主。則疆敵也。臣作船七年。日有朽敗。臣年七十。死亡無日。三者

一乖則難圖也。誠願陛下無失事機。帝於是決意伐吳。會安東將軍王渾表孫皓欲北上。邊戍皆戒嚴。朝廷乃更議。明年出師。王濬參軍何攀奉使在洛。上疏稱皓必不敢出。宜因戒嚴。掩取甚易。杜預上表曰。自閏月以來。賊但敕嚴。下無兵上。以理勢推之。賊之窮計。力不兩完。必保夏口。以東以延。視息無緣。多兵西上空其國都。而陛下過聽。使用委棄大計。縱敵患生。誠可惜也。嚮使舉而有敗。勿舉可也。今事爲之制。務從完牢。若或有成。則開太平之基。不成。不過費損日月之間。何惜而不一試之。若當須後年。天時人事。不得如常。臣恐其更難也。今有萬安之舉。無傾敗之慮。臣心實了。不敢以曖昧之見。自取後累。惟陛下察之。旬月未報。預復上表曰。羊祜不先博謀於朝臣。而密與陛下共施此計。故益令朝臣多異同之議。凡事當以利害相校。今此舉之利。十有八九。而其害一二。止於無功耳。必使朝臣言破敗之形。亦不可得。直是計不出己。功不在身。各恥其前言之失。而固守之也。自頃朝廷事無大小。異意鋒起。雖人心不同。亦由恃恩不慮後患。故輕相同異也。自秋已來。討賊之形頗露。今若中止。孫皓或怖而生計。徙都武昌。更完脩江南諸城。遠其居民。城不可攻。野無所掠。則明年之計。或無所及矣。帝方與張華圍碁。預表適至。華推枰斂手曰。陛下聖武。國富兵彊。吳主淫虐。誅殺賢能。當今討之。可不勞而定。願勿以爲疑。帝乃許之。以華爲度支尚書。量計運漕。賈充荀勗馮紆固爭之。帝大怒。充免冠謝罪。僕射山濤退而告人曰。自非聖人。外寧必有內憂。今釋吳爲外懼。豈非筭乎。冬十一月。大舉伐吳。遣鎮軍將軍琅邪王伉出涂中。安東將軍王渾出江西。建威將軍王戎出武昌。平南將軍胡奮出夏口。鎮南大將軍杜預出江陵。龍驤將軍王濬。巴東監軍魯國唐彬。下巴蜀。東西凡二十餘萬。命賈充爲使。持節假黃鉞。大都督以冠軍將軍楊濟副之。充固陳伐。

吳不利。且自言衰老不堪帥之任。詔曰：君若不行，吾便自出，充不得已，乃受節鉞，將中軍南屯襄陽，爲諸軍節度。

太康元年春正月，杜預向江陵，王渾出橫江，攻吳鎮戍，所向皆克。二月戊午，王濬、唐彬擊破丹陽，監盛紀、吳人於江碛要害之處，並以鐵鎖橫截之。又作鐵錐，長丈餘，暗置江中，以逆拒舟艦。濬作大筏，數十方，百餘步，縛草爲人，被甲持仗，令善水者以筏先行，遇鐵錐，錐輒著筏而去。又作大炬，長十餘丈，大數十圍，灌以麻油，在船前，遇鎖，然炬燒之，須臾融液斷絕。於是船無所礙。庚申，濬克西陵，殺吳都督留憲等。壬戌，克荆門夷道二城，殺夷道監陸晏。杜預遣牙門周旨等帥奇兵八百泛舟，夜渡江，襲樂鄉，多張旗幟，起火。巴山吳都督孫歆懼，與江陵督伍延書曰：北來諸軍，乃飛渡江也。旨等伏兵樂鄉城外，歆遣軍出拒。王濬大敗而還，旨等發伏兵，隨歆軍而入，歆不覺，直至帳下，虜歆而還。乙丑，王濬擊殺吳水軍都督陸景。杜預進攻江陵，甲戌克之，斬伍延。於是沅湘以南，接于交廣州郡，皆望風送印綬。預仗節，詔而綏撫之。凡所斬獲，吳都督監軍十四，牙門郡守百二十餘人。胡奮克江安，乙亥，詔王濬、唐彬既定巴丘，與胡奮、王戎共平夏口武昌，順流長，驚直造秣陵。杜預當鎮靜零桂，懷輯衡陽，大兵既過，荆州南境固當傳檄而定。預等各分兵以益濬、彬。大尉充移屯項，王戎遣參軍襄陽羅尚、南陽劉喬將兵與王濬合攻武昌。吳江夏太守劉朗督武昌諸軍，盧昺皆降。昺，翻之子也。杜預與衆軍會議，或曰：百年之寇，未可盡克。方春水生，難於久駐，宜俟來冬，更爲大舉。預曰：昔樂毅藉濟西一戰，以并彊齊，今兵威已振，譬如破竹，數節之後，皆迎刃而解，無復著手處也。遂指授羣帥方略，徑造建業。吳主聞王渾南下，使丞相張悌督丹陽太守沈瑩護軍孫震。

副軍師諸葛靚帥衆三萬渡江逆戰。至牛渚。沈瑩曰。晉治水軍於蜀久矣。上流諸軍素無戒備。名將皆死。幼少當任。恐不能禦也。晉之水軍必至於此。宜畜衆力以待其來。與之一戰。若幸而勝之。江西自清。今渡江與晉大軍戰。不幸而敗。則大事去矣。悌曰。吳之將亡。賢愚所知。非今日也。吾恐蜀兵至此。衆心駭懼。不可復整。及今渡江。猶可決戰。若其敗喪。同死社稷。無所復恨。若其克捷。北敵犇走。兵勢萬倍。便當乘勝南上。逆之中道。不憂不破也。若如子計。恐士衆散盡。坐待敵到。君臣俱降。無復一人死難者。不亦辱乎。三月。悌等濟江。圍渾部將城陽都尉張喬於楊荷。喬衆纔七千。閉柵請降。諸葛靚欲屠之。悌曰。彊敵在前。不宜先事其小。且殺降不祥。靚曰。此屬以救兵未至。力少不敵。故且僞降以緩我。非真伏也。若捨之而前。必爲後患。悌不從。撫之而進。悌與揚州刺史汝南周浚結陳相對。沈瑩帥丹陽銳卒刀楯五千。三衝晉兵不動。瑩引退。其衆亂。將軍薛勝。蔣班。因其亂而乘之。吳兵以次犇潰。將帥不能止。張喬自後擊之。大敗。吳兵于版橋。諸葛靚帥數百人遁去。使過迎張悌。悌不肯去。靚自往牽之。曰。存亡自有大數。非卿一人所支。奈何。故自取死。悌垂涕曰。仲思。今日是我死日也。且我爲兒童時。便爲卿家丞相所識拔。常恐不得其死。負名賢知顧。今以身徇社稷。復何道邪。靚再三牽之不動。乃流淚放去。行百餘步。顧之。已爲晉兵所殺。并斬孫震。沈瑩等七千八百級。吳人大震。初。詔書使王濬下建平。受杜預節度。至建業。受王渾節度。預至江陵。謂諸將曰。若濬得建平。則順流長驅。威名已著。不宜令受制於我。若不能克。則無緣得施節度。濬至西陵。預與之書曰。足下旣摧其西藩。便當徑取建業。討累世之逋寇。釋吳人於塗炭。振旅還都。亦曠世一事也。濬大悅。表呈預書。及張悌敗死。揚州別駕何惲謂周浚曰。張悌舉全吳精兵殄滅於此。吳之朝野莫不震懼。

今王龍驤既破武昌。乘勝東下。所向輒克。土崩之勢見矣。謂宜速引兵渡江。直指建業。大軍猝至。奪其膽氣。可不戰禽也。浚善其謀。使白王渾。渾曰。渾闔於事機。而欲愼己免咎。必不我從。浚固使白之。渾果曰。受詔但令屯江北。以抗吳軍。不使輕進。貴州雖武。豈能獨平江東乎。今者違命。勝不足多。若其不勝。爲罪已重。且詔令龍驤受我節度。但當具君舟楫。一時俱濟耳。渾曰。龍驤克萬里之寇。以旣成之功。來受節度。未之聞也。且明公爲上將。見可而進。豈得一須詔令乎。今乘此渡江。十全必克。何疑何慮。而淹留不進。此鄙州上下所以恨恨也。渾不聽。王濬自武昌順流徑趣建業。吳主遣游擊將軍張象帥舟師萬人禦之。象衆望旗而降。濬兵甲滿江。旌旗燭天。威勢甚盛。吳人大懼。吳主之嬖臣岑昏。以傾險諛佞。致位九列。好興功役。爲衆患苦。及晉兵將至。殿中親近數百人叩頭請於吳主曰。北軍日近。而兵不舉刃。陛下將如之何。吳主曰。何故。對曰。正坐岑昏耳。吳主獨言。若爾。當以奴謝百姓。衆因曰。唯。遂並起收昏。吳主絡驛追止。已屠之矣。陶濬將討郭馬。至武昌。聞晉兵大入。引兵東還。至建業。吳主引見。問水軍消息。對曰。蜀船皆小。今得二萬兵。乘大船以戰。自足破之。於是合衆授濬節鉞。明日當發。其夜衆悉逃潰。時王渾王濬及琅瑯王。皆臨近境。吳司徒何植。建威將軍孫晏。悉送印節詣渾降。吳主用光祿勳薛瑩中書令胡沖等計。分遣使者奉書於渾。濬。以請降。又遣其羣臣書。深自咎責。且曰。今大晉平治四海。是英俊展節之秋。勿以移朝改朔。用損厥志。使者先送璽綬於琅邪王。王。寅。王濬舟師過三山。王渾遣信要濬。整過論事。濬舉帆直指建業。報曰。風利不得泊。是日。濬戎卒八萬。方舟百里。鼓譟入于石頭。吳主皓面縛輿櫬詣軍門降。濬解縛焚櫬。延請相見。收其圖籍。克州四郡四十三戶五十二萬三千兵二十三萬。朝廷聞吳已平。羣臣

皆賀上壽。帝執爵流涕曰：「此羊太傅之功也。」票騎將軍孫秀不賀。南向流涕曰：「昔討逆弱冠，以一校尉創業。今後主舉江南而棄之。宗廟山陵，於此爲墟。悠悠蒼天，此何人哉！」吳之未下也，大臣皆以爲未可輕進。獨張華堅執以爲必克。賈充上表稱吳地未可悉定。方夏江淮下濕，疾疫必起。宜召諸軍還，以爲後圖。雖腰斬張華，不足以謝天下。帝曰：「此是吾意。」華但與吾同耳。荀勗復奏：「宜如充表。」帝不從。杜預聞充奏乞罷兵，馳表固爭，使至轡轅。而吳已降。充慚懼，詣闕請罪。帝撫而不問。夏四月甲申，詔賜孫皓爵歸命侯。乙酉，大赦改元。大酺五日。遣使者分詣荆揚撫慰吳牧守。已下皆不更易。除其苛政，悉從簡易。吳人大悅。滕脩討郭馬未克，聞晉伐吳，帥衆赴難。至巴丘，聞吳亡，縞素流涕。還與廣州刺史閻豐、蒼梧太守王毅各送印綬請降。孫皓遣陶璜之子融持手書諭璜。璜流涕數日，亦送印綬降。帝皆復其本職。王濬之東下也，吳城戍皆望風款附。獨建平太守吾彥嬰城不下。聞吳亡，乃降。帝以彥爲金城太守。初，朝廷尊寵孫秀，孫楷欲以招來吳人。及吳亡，降秀爲伏波將軍。楷爲度遼將軍。琅邪王伉遣使送孫皓及其宗族詣洛陽。五月丁亥朔，皓至。與其太子瑾等泥頭面縛詣東陽門，詔遣謁者解其縛，賜衣服車乘田三十頃，歲給錢穀綿絹甚厚。拜瑾爲中郎。諸子爲王者皆爲郎中。吳之舊望隨才擢敘。孫氏將吏渡江者復十年，百姓復二十年。庚寅，帝臨軒大會文武。有位及四方使者，國子學生皆預焉。引見歸命侯皓及吳降人。皓登殿稽顙。帝謂皓曰：「朕設此座以待卿久矣。」皓曰：「臣於南方亦設此座以待陛下。」賈充謂皓曰：「聞君在南方，鑿人目剝人面皮，此何等刑也。」皓曰：「人臣有弑其君及姦回不忠者，則加此刑耳。充默然甚愧。而皓顏色無怍。帝從容問散騎常侍薛瑩孫皓所以亡。對曰：「皓昵近小人，刑罰放濫。大臣諸將人不自保，此其所以亡也。」它日